春秋正辭

春秋正辭卷四　　莊氏學　　味經齋

內辭弟三中

詩有指斥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懲忘周公之禮其福女哉禘于大廟以禘為非吉禘于莊公以吉為非言大事言有事終以為不可言而不言也宗廟一普之郊禘自僖公始也成王建魯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言止矣既而言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乃遂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嗟歎之曰是饗是宜降福既多繼之曰周公皇祖若曰吾君周公之孫也可謂善頌可謂

善規者乎春秋隱桓莊閔之策書無言郊者人曰僖公魯之盛君也聖人曰周公其衰矣郊二雩以大為僭過則書昉於桓成於僖有以瀆書有以旱書雩三失禮於社止此乎舉其可道者亦僭矣門候之門也國家宮室有節焉以門為始用牲四革制度曰畔君詩而不諱畔者在下也病民之政不可終日至哀公極焉十餘世而後亡禮教信義未盡也不言數何若深沒其文慮後世或且仿而行之也知什一為天下之中正而已矣問焉必告之以其制問改制則必告之以不知聖人有敬心焉改制五衛民居愛民力輕

百姓飾城郭大禁也功重錄之不時甚焉土功六狩有常所有常度大閱有恒歲昭定之世玩無震矣病其國之以虛聲立也天事武不以誠惡得不曠蒐狩七虛內事外聖所悲保五散壞伯之非講信脩睦謂人利背公植私曰不義禮讓爲國兵爭去小有違言吉無事公會諸侯入君不可輕內則失臣外則失親公遇諸侯九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古人尙簡繁則必有所不躬親者矣臣與境外之事則外內朝之事胥竊之春秋謹微外臣與會十以功利動必輕身以先之可已而不已也命圭有命若之何替之公會外臣

十一公適諸侯皆書之以非常事書也齊晉云爾如
楚謂何然而有所不書存天下之大防也如則致有
所不致齊桓也非齊桓而不致爲親者諱疾也公適
諸侯十二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臧僖伯之諫不幸而
中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可教百世曹子之言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申繻道其常而已矣其
可曰禮爲小人設哉公以非事舉十三監一國曰守
臣長一州曰力臣自將以承天子威命連公車也徒
公徒也十二公無異辭正名而已矣公將十兩大夔
常與衍在中與必剛健者也如恥之莫如貴德而尊

上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公次十五重民故重師君不在則師重君在而師不改重明嫌也殺恥也師十六師不功曰戰師有功曰敗某師詐則詳之已甚則詳之內不言戰言戰言敗大戒存焉戰十七內大惡諱取小邑也取大國也言伐取則邑著不言伐取則國猶不著不著猶若諱之然然而書之王者作終不可以爲有也鄆邑也取不言伐以疆鄆田見之故曰日月不可毀也雖有蝕者如天文何取國邑十八義在大倫土田末也義在主器守之大也命必自天子諸侯而制之取固直取歸言歸之言之云爾制之云

平畧曰汝陽田詳曰鄆讙龜陰田取者畧之來歸者詳之土田十九我苟非賂則旣歸者不言前之取十二公之策內固未嘗喪一邑豈無喪邑喪之不書書之有指取邑歸邑二十入國重入邑輕公將而書重重則不目公卿將乃書輕輕且目專行大國邑二十一無駭可追書展也展固氏若人也伯姬適蕩氏時則蕩名而非氏氏蕩也不氏展也疾始滅也且見人之非人而爲滅也君罪正於九伐之瀆則君子爲之諱矣諱之必有以見之滅國二十二特相會則讓事古人行之亂人同事得無危乎定之會諸侯散矣君

子身親之者齊也不敢以爲安况會晉師乎欽至史文也春秋致地致其愛君之正也公行致地二十三桓會不致不續終則致諸夏之會善惟蕭魚且不及齊桓之最其他焉望縱有甚譏亦同致之功罪在彼安危在此公行致會二十四得意不得意以等功狀而定其攙諸侯以伐諸侯之罪序續惟僖伐楚也莊伐戎而會濳之戎不復見奚斯有碩言矣且不曰得意得固僅矣致其危也危其僅也或危其久或危其亟或危其遠或危其勞或危其非或危其孤諸侯未合而伐鄭非之甚諸侯既散而侵鄭孤之極侵齊頻

侵齊致亦頻夾谷不會曷以寧哉公行致侵伐二十五犆言同時累數借至名之人之不奪朝之辭皆小國也大國無來接我者乎相爲賓班爵同言來不可言朝不可獻捷之外無紀焉世子朝乎既誓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以皮帛繼子男則何嫌乎其言朝也來朝二十六辨等於齊絕倫於晉於陳喜諸夏之厚於鄭傷諸夏之薄及乎士鞅侵欲甚矣聘而盟焉大夫其當君乎專國者邪亂國者邪盍以是觀之來聘二十七齊大鄭小齊邇鄭遠速隱之禍成桓之惡渝平實啟之會莫之知暨齊平而後克鞌圍齊相尋

無已之怨釋可謂術矣鄭怨未久而我欲之聖人仕
焉平二十八分棄前患乃爲平申固前好則爲盟莫
逃矣於高子矣華孫不與鮑之謀昭公寶寄坐之君
疑諸宋人不以闇君使祭臣杞雖夷夏后氏之後不
忘治田志來盟命歸杞田賢於言歸汶陽之田不使
荀侯行於我志杞子之柔於我間晉而取之杞者亦
禁其欲矣來盟二十九有來盟有莅盟常也高子來
盟非常也公子友莅盟得常也以君命行公位定國
家寧矣不則莅盟平徐莒之怨而我莅之魯州伯也
若公孫敖何莅盟三十啟監爲民致冠害人執言曰

代可以禮遣淺事曰侵可以信守未成乎戰民己可
哀楚諱其侵吳遂云伐聖人去曾戚之而不言四鄙
南夷之醜甚於荊楚俗之不臧泰伯不享焉同姓云
乎哉師加我三十一外內同若辭下民之重通乎帝
命矣晉德於我因遂徵師焉且徵吾君非乞師也抑
之曰乞師如是者終成之篇恃人可以保民乎齊實
成我稱曰來獻聖人教天下張虛號立國甚乎見莊
公之撥本崇末爲己甚矣曾爲亡國天下知之心懾
其威反以自欺莊公之篇多亡徵焉宋魯啓齒深諱
所捉導敵入室作不典式鄉徵晉文諸夏遂熄襄公

傷夷豈異兵死於周爲客忍而如楚晉侯亦念莫不
率從莫敢不諾之頌入耳而不煩否乎皆亡徵也亡
師獻捷三十二告羅一國之變事也歸粟天下之變
事也三十年之通無一年之畜民事不勤禍譴及焉
由臧孫爲慾病由晉侯應剬䌷矣粟四百里之賦也
無五百里之繇也今玆吳入楚遽惟蔡是歸乎獨我
乎諸侯歸之且實饋吳不可言則辟之諸侯畏楚移
而畏吳何忍言之乎歸粟于蔡爲之難言之得無訒
乎告糴歸粟三十三

宗廟

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　桓公八年

宗廟之事敬矣何可以不言王正月周公魯公之神靈不廟食於桓公之手明白雖然孝子慈孫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祭祀不饗楚茨有哀焉春秋之文不可得而見因祭之瀆而後見也欲見其瀆必錄其本春正月以己卯烝矣時享也夏五月奚爲以丁丑烝乎將毋闕然於心而數以媚乎抑加常數以要饗於無知之小人乎盡其敬乎肆其誣乎周公不饗聖人明見之洛誥曰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既不饗矣且以

見桓公不成享也周公魯公二昭二穆祫于大廟是爲烝祫則隱公在焉何以烝祭爲而又瀆之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桓公十有四年

公羊子曰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常事不書乙亥嘗何以書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子曰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周公既不饗矣桓公不成享久矣天災加焉曾莫爲之變曾史且文其過曰書不害也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傳之者猶自謂能學乎聖人書之義必致其極嚴天威也致孝享也戒內官也豈曰恐懼焉

爾乎必先正厥事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大廟桓公二年

取者賂也賂則其曰取何斷罪於取之者于宋取諸宋必繫以國曰郜鼎公羊子曰器從名王者將必畀其主人何以書具弒君之獄辭將必考其獄貨所以極天罰也何言乎戊申納于大廟穀梁子曰以周公爲弗受也苟有孝子慈孫其諸則宜不終日而改諱矣

雩

大雩桓公五年秋

雩記災也大志僭也

土功

夏城中邱隱公七年

左邱氏曰書不時也咎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春耕夏耘秋收皆九日而畢先時戒之後時則有辟非誠士誠商誠工皆傳於工三日在此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工穀不可勝食由此道也一日不作終歲無獲若之何奪之公羊子曰以重書也無舊無新營之曰城累歲嚟之䖍日立之殫弊民力比於平地清風戒寒何歲不

然熟視無覩曾不舉手力役之暴亞於師旅下不厚事舉其中者用爲大作利在萊邦旣知其節又知其時聖人憂民固如此乎

夏城郎隱公九年

書不時城再矣曷再言之以郎之爲邑近且大也

城祝丘桓公五年夏

書不時者三矣秋末大雩繼之以螽此歲之旱可知歲旱而興役不時不恤甚矣

城諸及防莊公二十有九年冬

時城再書以用人多也及大及小也

作城小穀莊公三十有二年

書不時也三微之月猶不可干矣

遂城郚文公七年春

以師親役于城郚不恤民力甚矣

城平陽宣公八年冬

不時也城不月則以知其不時不時多矣以天有災國有大喪而後志其不時也

冬城鄆成公四年

時城也何以知其時不月則無以知其不時繫之於冬其時見矣則何以書邑在封疆之間而大城

之也

城費（襄公七年夏）

書墮郈不書城郈何以書城費由季孫宿踰制而作之二家從而效之以踰制歸之費而宿之罪著矣

冬城防（襄公十有三年）

時城而書以齊圍防書也

城西郛　城武成（襄公十有九年冬）

畏齊也近城西郛遠城武成其所以爲國者卑矣

城莒父及霄（定公十有四年）

以大及小也時城而書之功重役多也

冬城漆（定公十有五年）

順歲以時城而書之以國有大喪而役民也

春城毗（哀公五年）

三微之月也不時已見矣何以書前歲無一事城西郛云爾今茲城毗云爾果無事乎哉

春城邾瑕（哀公六年）

何以書以不事國事而惟外患之防也孰防備邾也以哀公之於邾為已甚矣

蒐狩

春正月公狩於郎桓公四年

隱觀魚以五桓狩以四以位爲樂日引月長意廣心逸見於此矣以仲冬狩非不時也則何以書狩不以地也諸侯之狩有常所矣郎近郊邑也三郊之田爲民恒產下地猶當以牧實倉廩脩武備以爲民也爲田驅獸曰田反致獸於田俄且以稼穡之地爲禽獸之地築臺焉築囿焉恣爲佚游取近於國而朝夕往焉郎不遠也倣於桓之狩淫於莊之臺卒於昭之囿而魯之國恤孰經營之乎春秋之義行則庶土交正禹之明德也非聖人誰能脩

之

春二月己亥焚咸邱七年桓公

焚林而田獘夭物也誠痛之而志之且志其日焉

忍成殺昆蟲草木無不欲得其所乃不仁如此哉

定火災者軒轅氏其人也春田主火萊也火弊而

田止不移晷立已何乃乘栗烈之氣虐而焚諸上

帝之大禁也難以免身時不具矣二百四十二年

不再見也其可忽諸

秋八月壬午大閱六年桓公

八月實季夏不時也農事方盛觀武乎哉日以重

之天殃加焉妨神農之事夫旣自作孽矣不可以
不之乖也曷爲或言閱或言蒐備具而數之國尙
強也闕壞而補之國寖弱矣舉國之衆而爲之曰
大非僭也大蒐地大閱不地非一地也國之門營
軍壘與焉各就其軍壘閱之同日畢事焉

公會諸侯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隱公元年

不書卽位必稱公爲子受之父告喪於大君則公
之名正矣雖然踰年稱公孝子弗忍當也盟約信
之亟者邾附庸也忠信不行於至近夫而後賴盟

以足之先君几筵在寢已於封內稱子之地壇坫之上兩君相見以嘉服乎凶服乎相者其何稱猶有神明其弗臨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撥亂世反諸正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公之爲是盟未嘗無保社稷和民人之心而忘其身之本於父母非有所不得已於斯而以身先之其不能終也夫邦國之有約王命也伯職也民事也以公及邾必貴而字之春秋有指焉凡書盟皆惡之曷爲首事以書盟則多矣夫五帝三王未有不致喪三年而能奉無私以勞天下者告哀公曰反諸身不誠

不順乎親不信於友上不獲乎天下不可治其民性而輒窮與舜文王之道左君位危矣辨不善之習以明善之實推見至隱春秋之教也凡書盟者惡之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者時微者盟例時有可采取月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隱公六年

公與諸侯盟自齊始會猶最也同欲焉爾我與齊盟折舊矣公即位六年而後爲是盟齊使涖至齊侯其有慕於公乎公何不汲汲也我得其爲我不爲齊弱也終隱之身無不信則其日何信亦有和

斬來力諸侯之心先肆於我卒於與宋爲難則鄭貞間之日以謀之不逆詐不億不信以待其所歸謂好事鄭國者毋徒要結外援也則豈不以齊侯不討隱之賊而譏其不信乎主書於送姜氏矣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隱公八年）

莒人乎莒大夫乎非大夫也畧其君之辭也曷爲畧其君不使若邾儀父之漸進也莒人曾有善事乎以其君錄之則將與邾宿滕薛比必畧不見其君則與我比而僅稱人爾聖人謹於名倫等物無一辭不盡其心焉曰以志之言非大夫也君也詳

畧進退以見之莒子不書卒不若宿男著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桓公元年

桓會皆月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桓公元年

三月會四月盟兩君相見必先會而後盟抑既會而乃繼之以盟情狀覩矣已致柔服於人人待其柔服而後許且必犯非禮以相與然後交堅黨合不可破矣夏后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君子之作春秋猶是也春秋歲記一事不以他事亂之以其餘爲無足道焉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

於鄭若無不信則何以曰鄭離宋而郎于我也曷爲離宋不堪宋求也不若同舟之遇風者故曰不信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郎之戰也旣夷旣懌如相醻矣武父之盟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桓公十有七年

盟不信則日曷比于蔑之盟而貴之趡之盟非恒辭也其恒辭則以內及外國史也以侯及附庸周班也不曰及而曰會進其客卑其主則必曰儀父若曰邾人卑已甚矣曷爲卑其主不信儀父也曷

爲進其客不信桓公也不信儀父桓公之不可也不信桓公儀父之可也故曰弑逆大惡無所容於天地矣

冬公會齊侯于防 隱公九年

嘉好之事曰會好會與抑謀動干戈於鄰國也聖人觀其後先以好會錄之書時以存其常觀於中邱而後知錄防之會以其亟也以惡實心而亟於爭奪相殺會是以爲好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隱公十有一年

會之恒辭不月而時公以不祥爲祥習而安之矣

哀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桓公元年

桓會者月危之也三月既葬之月非卒哭之月也不成喪矣未嘗不以與喪爲辭州吁脩先君之怨桓也脩先君之好誰適與謀者故曰無臣子也會鄭伯謀定於鄭伯也鄭伯來會罪鄭伯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桓公三年

紀爲吾弱公不忌而親之矣曷危其出郕與會也郕與紀或有一人焉未可知也無人焉又何致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桓公六年

一朝而再會紀侯親矣言曰昏姻之故桓亦何獨無恩於兄弟乎利使然爾也桓會則月儻因紀侯而有動於其心乎將必無所容於天地恤鄰何本乎

公會宋公于夫鍾 桓公十有一年九月

蒙上月也不信我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再會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桓公十有二年

三會矣

公會宋公于虛八月

四會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五會矣未有亟於是者兩歲五會毋亦天奪其魄乎國君如此此難以免身宋無譏乎衛侯弗遇宋公辭平一也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桓公十有四年

比周而爲此會則危其出何小人之交則安有不危者民不寧國不靖凡以鄭伯也

公會齊侯于艾桓公十有五年夏五月

桓會皆月則蒙上月也禍在會于欒矣盟于黃戰于奚反覆不可見乎襄公凶人也以僖公之爲甥舅郎之戰四國之敗曾幾何時而亟亟於爲是會不能定身焉能定許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桓公十有六年

疑之末伐也蔡至而陳不至陳固毋怨于忽也蔡先衛周班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桓公十年

桃丘地期也于桃丘公至期矣衛侯卒不至使人辭焉故曰弗遇何以書病公與弗信衛侯與挺衛

而出之以爲非桓之黨也其戰不義其不義禍衛侯鄭伯則差愈宋魯有亂獄衛侯不與焉其志誠不與桓相得挺而出之

公遇諸侯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隱公四年

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穀梁子曰遇者志相得也禮蓋省矣未嘗不有禮焉不至用秕稗而棄禮也諸侯非民事不舉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此侯伯勞來萬民還定而安集之詩也是以不及期相見而如是其急分災救

患如此此討罪亦必如此公及宋公有討衛亂之心乎過於清不聞有一事焉相得者何志矣交譏之

公適諸侯

春王正月公如齊僖公十年

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爲非常事也桓之如齊也大故也莊之如齊也非事也公曷爲而如齊朝于齊也諸侯相朝禮乎曰非禮也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謂之禮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桓文之令諸侯爾三王之罪人也以齊桓之志爲已滿矣施于王道以令于天下故謹而月之公不致猶信之也撥我

不書猶有禮也

春王正月公如齊（僖公十有五年）

公曷為如齊朝於齊也五歲而再朝非禮也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為非常事也齊始干王章以令於天下故謹而月之公不致猶信之也報我不書猶有禮也

冬十月公如齊（僖公三十有三年）

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為非常事也此何以月危之也非有王事舍宗廟社稷之守而朝於齊還反而沒危之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

安而國家可保公往則危之乎曰苟有天子之命有百姓之事則野死不以爲危而蹶下非所安也正於義而已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適諸侯舍齊桓則皆致危之也此何以月危之中又有變焉與薨同月也薨同月則不見以致月如齊月以盈之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文公二年

孰盟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何以不地于晉也于晉則曷爲不言公如晉諱不如

京師而如晉也未三年而不見天子未三年而見于晉侯貸父之義絶於此矣不可以莫之辟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以爲殺恥云爾求其放心而後知之

公以非事樂

春公觀魚于棠 隱公五年

以非事書也十有二公之策書其爲非事則屢君子所書乎曰春秋非記事之史也不勝譏擇其重者而譏焉公觀魚于棠何以重之春秋之始人固知此爲亂政矣則謹而志之王迹熄矣王澤未竭

爲王前驅過時不反伯兮刺焉思行役不踰時之常典而作是詩也君子作春秋起教於微眇奚待流連荒亡爲諸侯憂而後譏其重乎故曰禮義之大宗所爲禁者難知矣

冬公及齊人狩於禚 莊公四年

何以知其是齊侯也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以仿也可言公及人盟不可言公及人狩以瀆也不可言而言之實侯也非人也人之貶之也曷不目齊侯而諱公以爲魯人則莫可與齊侯狩也

秋公伐邾 隱公七年

按此上應有公將二字一行稿本脫

何以書公將自此始也諸侯在國曰守臣在師曰單將詩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帥賦輿以承天子威命諸侯職也公將正也伐邾王命乎告命乎不可得而見伐邾則告命也可邾在邦域之中矣稱伐有辭也邾無犯於我嘗致怨於宋矣公將以書時爲常君子正其本其末卒於大不正則月日以詳之畧輕詳重小不正歸諸君大不正責諸臣雖然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小不正焉雖有受其大不正者君道虧矣邾聽乎否乎不足書則皆省之邾雖不聽不書也戰于升陘而後書之土功以

不時書用師不以不時書乎傷害之大無過于用
師不時奚足盡民之痛世有揖讓而救焚溺者乎
用師有大時矣詩曰遵養時晦非四時之時也

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桓公十年

公羊子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孰志乎爲是戰
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其不義必先者主之
齊志也搆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胥
命矣齊侯親暱也鄭實定桓之位卒於怨讐小人
哉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爵稱之

言不可一日在民上也播其惡於衆而後人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桓公十有二年

公將也諱之而不書曷爲爲桓公諱殃民之罪大矣義不可不並而列之民者王者所甚重也春秋並民不以桓公而不諱其敗則不以桓公而不諱其惡矣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桓公十有七年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實吾大夫以爲無臣焉則略之何以略之名之嫌於貶民之嫌於專無臣焉以恒辭略之不暇責彼責軍之將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僖公元年

桓會書邾人然不恒書也此何以書以公敗邾師著之也匝月爾不信已速矣曷不隱之而著之我敗邾師有說焉先君不以道終邾莒皆爲不義於我國恥也敗人以振其恥末矣不忘先君猶有說焉

取國邑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宣公四年

伐國取邑未有言其故者此其言故何成莒人意也平善事也莒不從善則其成之何曰公纂立齊黨惡二國并力慮無不行於東諸侯者而莒人不肯天也于是見之矣平善事也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而何善之有 此節在下二節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隱公十年

詐戰也內恒曰敗某師詐戰則日以異之目公不諱惡實成乎是人許熟矣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諸宋也鄭歸于我曷不言自鄭歸之主乎受者

以爲言曷主乎受者以爲言有王者起必使受者還其主人主人不義歸諸閒田掌于天子之縣師大夫守之受者終不可以爲其有也取以日何浹旬而克二邑甚之也

入國邑

九月入杞桓公二年

大夫徵內且不言其人入杞暴小寡也月錄之暴亦甚矣惡已大矣然不諱也

滅國

無駭帥師入極隱公二年

入國大惡也暴內陵外則壇之正於九伐之法焉

內大惡諱無駭帥師入極何以書非入也滅也辟

所大不可而後不辟所常不可也諱之必有所見

之於本事削之然後知滅人國者王誅之重者也

公行致地

冬公至自唐見外辭

公行致伐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公十有六年

久之也民病矣不忍以桓公之故而不痛此役也

擊鼓怨州吁桓則甚焉

來朝

春滕侯薛侯來朝（隱公十一年）

此滕子薛伯也曷謂之滕侯薛侯王者改元立號則爵命諸侯頒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苟非至聖可以作春秋自命乎古人有言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

滕子來朝（桓公二年）

胡正月也不知臧否賤之不錄其卒使不若薛伯

稱其爵姑在郕人牟人葛人之右微國也畧責之

秋七月紀侯來朝

紀子也稱侯何追書也天王之后將歸於京師而天王爵之也魯史不志王室事則不可得見追書於此以見之噫斯何人耶伯姬所天伯姬實隱公之女子子也紀侯將以何面目朝於桓矣隱之諸子一不見於策書觀其女子子居可知矣信乎其無臣子也奚有于女子子所適之侯乎月以大異之夫已多於道矣

冬紀侯來朝桓公六年

於是再朝矣天王之后歸實我為之媒也無譏焉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桓公七年

失地之君也天子之三公不名穀伯鄧侯則名辨等也名之見失地也不見取其國之人遠國也能朝乎雖不能亦必曰朝諸夏之君也其曰朝何我有以禮之矣公羊子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子曰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州公何以不言朝天子之三公也言來則可言來朝則不可以為化我公羊氏失其傳也夫孰知州公化我乃所以賢於穀伯鄧侯矣乎試思之何遠之有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桓公十有四年

穀梁曰邾儀父今曰邾人不貴邾而賤牟與葛也牟葛宜不若邾人矣皆稱人則均焉賤之也則何以曰朝附庸國曰朝矣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見諸夏辭

來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見諸夏辭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莊公二十有五年

終春秋而一志聘者中國諸侯惟陳爾舍陳則無簡者乎曰鄭亦簡矣舍鄭則無簡者乎曰有皆狄

之矣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以書錄齊桓之功也桓公糾合諸侯謀其不協玉帛之使盛于中國不可勝書書必於其簡者陳三恪之封也自我言之邇與戚不若宋衛自陳言之齊桓沒而日役乎楚矣齊桓主中國則陳不知有楚患國家安寧而志一以奉王事嘉好之使接于我焉志陳之聘我則中國諸侯見矣終春秋而一志聘者陳與鄭爾何言乎陳侯使女叔來聘言齊桓之力安中國而義睦諸侯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文公四年

于傳有之魯衛之相睦也異於他國春秋始乎隱
傳世五君迄於文百年矣來聘昉于此乎曰否前
此矣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衛侯使甯俞來聘何
以書喜之也何喜爾衛亡於狄復存於齊桓及晉
文伯而衛之禍亟焉狄又乘之衛無寧歲衛不殆
于晉與狄而遷以定其國講于晉而後獲安玉帛
之使行衛庶無患矣衛兄弟之睦者也志甯俞之
來聘喜衛之無患而志之也

冬十有一月晉使荀庚來聘 成公三年

晉兄弟之國也我事之敬矣敬不答乎何逮乎成

之篇而後言來聘向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晉侯使荀庚來聘何以書抑之也何抑爾禮之始失也偶晉於京師其甚也以共京師者共晉微見乎僖至成而甚焉晉侯益驕非魯所望也志晉之聘見晉之爲晉我之適者而已矣曷爲于此焉始曰王使不志矣而後志晉使春秋之大敎也不可不察隱桓之春秋志王使聘五焉成襄之春秋志晉使聘九焉魯人之所以榮且喜者移於晉矣以共京師者共晉聖人之所甚懼也舍隱桓則志王使也𡚒自成而下王使亦絕不見章疑別微以爲民坊

春秋之大教也春秋終不使㑹人以待王使者待
晉使絶之若不相見者然以尊王而抑晉微故尊
之㑹故抑之王聘屢于隱桓晉聘屢于成襄皆以
爲非常焉爾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成公四年

傳有之諸侯宋㑹於是觀禮自我言之壤地接而
婚姻之國也春秋始乎隱傳世七君至于成百四
十餘年來聘昉於此乎曰否前此矣以爲常事焉
而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何以書曰喜之也何
喜爾往歲晉衛今兹宋玉帛之使交至則喜之也

曷爲以喜書喜乎此則魯之爲國也僅矣

晉侯使士燮來聘成公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聘以要伐也君子以爲不成享矣

晉侯使郤犨來聘已丑及郤犨盟季孫行父如晉成公十一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聘以要盟也公親往而大夫答聘我又報之君子以爲足恭矣實盟也則其言聘何聘而後盟者辟要盟也則其言盟何以大夫之答公爲不可受故以盟言之若晉之施於我者然

人君恥也爲尊者諱耻

晉侯使士匄來聘成公十有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大夫答公也則其言之何以大夫之答爲猶愈於已所惡於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春秋責人先自厚也

晉侯使荀罃來聘襄公元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晉脩禮於諸侯則曰非常事何天王崩而嘉事不廢其失常也大矣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襄公五年

終春秋而一志聘者中國諸侯惟鄭爾舍鄭則無

簡者乎曰陳亦簡矣舍陳則無簡者乎曰有皆狄
之矣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何以書曰戚之也何戚
爾鄭兄弟之國也人伐其喪我與爲爾焉聘必稱
先君以相接志鄭之來聘則我之不廢喪祀見矣
人伐其喪我與爲爾焉成公不書葬戚之也晉之
有魯喪亦鄭之憂也魯之有鄭喪亦晉之憂也而
伐之而逼之我與爲爾焉不得已也三年之喪畢
玉帛之使通以爲有兄弟於我則于是焉戚之矣
終春秋而一志聘者陳與鄭爾于陳喜諸侯之睦
則齊桓之爲之也于鄭傷諸侯之薄則晉人之爲

之也奚其伯奚其伯報陳則志言睦也報鄭不志

言海也以為不足乎恩云爾

晉侯使士匄來聘（襄公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大夫答公也則其言之何以

我之報之也若晉之施乎我者然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襄公十有二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君答大夫也曷為不諱恥可

已而不已曰足恭不得已而不已曰順命也以公

之如晉為不得已焉殆乎召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襄公二十有六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召公焉召諸侯以與叛人其失常也大矣曷爲不諱恥不得已也曷爲不諱惡不得已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襄公二十有九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春秋善改過貴復正晉以拜城杞來聘我以大夫報之晉改過而我復正則何以書以改過書也以復正書也

晉侯使韓起來聘昭公二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大夫爲政而來見也即位而來見者小國之君也起也比乎

小國之君其失常也大矣爲人臣者必使臣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昭公二十有一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僭甚矣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于是相貴以等相覬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自是無書聘者矣志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以謹其始志晉侯使士鞅來聘以謹其終玉帛之事君子盡心焉而已

平

春鄭人來輸平 隱公六年

曷不曰及鄭平非我欲之曷不曰暨鄭平非不得

已曰鄭人來言平自鄭人而我許之也則曷言乎輸平我不得平於鄭而後乃今始平也春秋斷隱公之元年以爲始前之不平不可得而見雖言平猶之不見也齊之不平遠自廩筳之役始鄭之不平近自侵鄭始此既見其不平而言平也鄭之不平不可見必言乎輸平而後見前此有怨矣棄前怨者今自鄭人而我許之也前怨謂何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矣然則何以書講信脩睦而平之乎抑比周鄙爭而平之乎於平無譏焉其終不遠矣介如石焉寧用終日聖人知其幾矣鄭

人微也諱而志之

來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見諸夏辭

宋司馬華孫來盟文公十有五年

來盟稱官何非鮑之黨也何亟稱乎非鮑之黨見鮑之黨之甚且衆也其稱華孫何嘉之曷爲嘉之華耦卒而後昭公弒則耦乃鼓桓之所憚也何以不稱使宋殆乎無君矣閔不能乎君魯則齊仲孫不言使昭不能乎君宋則司馬華孫不言使言將自是弒君也

乞師

公子遂如楚乞師 僖公二十有六年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亡何而不然聞之董生論其指曰直乞師楚爾可謂舛矣且國之恥也則曷不以爲公子遂之私行公自將楚師以伐齊則不可得諱矣君子不得已於此錄晉文之功也將言公以楚師則先言如楚乞師以承君命而往者大不忠于國矣回適其謀以辱社稷侵敗王略雖曰君命焉用彼相朝無人焉則公子遂責也以爲公子遂之私行則罪在三卿君子傷國之空虛

也任一公子遂云爾已矣

春秋正辭卷四終